



南義真經義海纂微

□ 13  
1660  
3



口仁18  
1660  
卷  
3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三

田福  
 大學  
 附屬  
 圖書館  
 第一  
 寄第  
 第  
 第  
 早稻田大學  
 圖書印  
 出帶許不外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建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籘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洵



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  
食薦蛆蛆甘帶鴝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  
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鮑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散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  
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泛而不能寒疾

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  
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  
之端乎

孰象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  
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不知即為有知  
而不能任羣才之自當故齧缺三問而王倪  
答以三不知也汝豈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  
不知之非知邪魚泳於水々物所同咸謂之

知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  
舉民猶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  
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獼麋鹿  
鱷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不同者而  
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唯莫之辯蕩然  
俱得齧缺未能妙其不知猶疑至人當知之  
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言體與物冥雖涉  
至變而未始非我也

呂惠卿註知止乎不知物之所同是也知物  
所同是則非不知也唯道不可知知之所以  
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為體可見矣今  
夫民以體知安佚為正處口知芻豢為正味  
目知好色為正色至於猶猿之所安蛆鴉之  
所甘菓鳥麋鹿之相與為偶者如彼是各以  
其知為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  
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

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  
義是非樊然散亂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  
四不知也至人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萬  
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  
哉

林疑獨註民人之與鳥獸各隨所好交相憎  
愛孰知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哉天下之正  
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

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為是者見無而已故  
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為正自  
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散亂孰從而正之故不  
知其辯乃所以辯也

陳詳道註道以不知為內知之為外故知乃不  
知不知乃知然不知而知其不知亦不免於有  
故不妄云知與不知又不言無處味色之為正  
凡以遣其為言之累而已夫澤焚不熱河返不

寒疾留不驚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故也乘雲  
氣騎日月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陳碧虛註以同為是則無非以非為同則無是  
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  
存焉且吾所知者庸言不知彼不知此也吾所  
不知者庸言知之物各不相知也吾所謂知者  
萬物之理所不知者萬物之性故濠梁之上知  
儵魚之樂庸詎信之哉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

飲自不知其所以然凡物之形類不同色味  
亦爾性情所稟豈可強齊則仁義是非宜聖  
人所不辯也至人神變不測故造化莫移方  
寸之地虛矣身非我有雲氣可乘也視聽不  
用日月可騎也所在皆適四海可遊也生死  
莫變利害何有哉  
趙虛齋註吾所謂知未必知所謂不知未必  
不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



知斯為真知居處味色人與鳥獸各適所欲不能皆同孟子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類此言欲識居處色味之正必離居處色味而後有真識欲知仁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有真知齧缺復以至人為問王倪遂以姑射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言也

庸齋口義云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

即是知止其所不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蓋謂不知即真知也次論正處正味正色皆是非物我之喻結以仁義是非紛然散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哉王倪即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且不為之動心況利害是非乎

諸解於齧缺首問物之所同是二句似欠

發明竊考經意蓋謂人物之所同者性所  
異者情性流為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  
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  
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始  
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  
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  
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道矣又恐未  
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

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  
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

太上云知者不言々者不知今既有言矣  
如知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因其  
有言而究其所言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  
有言之非無言邪

瞿鵲子問乎長格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  
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

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  
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  
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  
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  
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  
宇宙為其胞合置其滑淪以隸相尊衆人役々  
聖人愚苾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尽然而以是  
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臣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  
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夫  
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々  
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

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之後  
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郭象註務來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前  
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無彼有謂有此無謂  
是以言之者孟浪聞之者聽瑩付當於塵垢  
之外玄合乎視聽之表今瞿鵲方聞孟浪之  
言便以為妙道之行無異見卯而責司晨之  
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予試妄言之子試妄

聽之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謂也以萬物  
為一體挾宇宙之謂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  
滑濬紛亂莫之能正不若委之自爾昭合自  
然也故衆人馳騖役々聖人茫然無知舉萬  
世而參其變可謂雜矣而與化為一常遊於  
獨積是於萬歲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萬  
物一然也惡知悅生惡死之非惑邪如麗姬  
者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惡能相

知哉觀寤寐之間事交情異則死生之願不  
得同矣死生雖異而各得所願以方夢而不  
知其夢則方死亦不知其死必有大覺而後  
知其大夢愚者夢中自以為寤寤々然以所  
好為君上所惡為牧圉可謂固陋況復夢中  
占夢哉此非常之談吊當詭異萬世一遇猶  
旦暮然言玄同生死者至希也  
呂惠卿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

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  
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瞿  
鵲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為孟浪而已則以為  
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黃帝  
之所聽堯夫子何足以知之時夜生於卵而  
卵非時夜鶉炙得於彈而彈非鶉炙妙道因  
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  
為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為皆瞿鵲之徒

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  
妄而已欲其妄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  
所以為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  
宙之所以為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  
為其脗合此所以為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  
已滑濬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眾人  
役々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范而不敢  
雖萬歲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尽然

而以是相蘊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  
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  
矣萬物尽然以是相蘊則秋豪可以大於太  
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  
斲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林疑獨註聖人應之於不得已何嘗從事於  
務哉無揀擇故無就違心至足故無求緣乃  
能默時說說時默而遊乎塵垢之外也聽主

乎聰瑩主乎明謂黃帝之聰明乃能不惑不  
蔽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如昭之合者為之滑  
亂而濬者置之使各尽其極臣隸於君僕隸  
於臣自然之勢也任其不存而不廢吾心之  
平等故愚菴不別參萬歲之變而一成純粹  
也夫人莫不悅生而生不能延莫不惡死而  
死不能免在生安生麗姬之在艾封也在死  
安死麗姬之在王所也惡知死者不悔其始

之蘄生乎

陳詳道註聖人不以已絕物未嘗忘務而不  
應不以物累已未嘗役務而從事利之不吾  
益故不就害之不吾損故不違供物之求故  
不喜求與道為一故不緣道終日不言而未  
嘗無言終日言而未嘗有言也孟浪則不中  
平聽瑩者聽而明也夫子以為孟浪則不及  
瞿鵲以為妙道則過矣故曰太早計居日月

之下而旁日月生宇宙之中而挾宇宙非役  
陰陽官天地者不足以與此昭合則為之為  
其所可為也滑濬則置之不為所不可為也  
雖相與為君臣時適然耳役々愚菀老子所  
謂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是也參萬歲則  
古猶今一成純則衆由一也人皆知生之樂  
不知生之苦皆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是以  
生々死々不知悅惡之為妄況知生死乎古

者謂死人為婦人則生人為行人矣弱喪不  
知婦人以為迷生而不知死非迷邪生死往  
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為是則覺之  
悲樂豈誠然哉

陳碧虛註孟浪不精要貌瑩玉色辯玉當以  
視而云聽豈非惑哉黃帝道之宗師視聽不  
以耳目若未忘言是猶聽瑩也夫司晨在雞  
造炙須鴉契道由心此有其本也今見末而



喜者早計輕佻音脫之徒耳旁日月者常照也  
挾宇宙者總攬也為其昭合從事無迹也置  
其滑濬忘其違就也以隸相尊世俗役々也  
聖人愚菀灰心槁形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  
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為混成也夫安生樂  
死未出陰陽之域惡得體冥乎道故麗戎之  
女失艾封之樂得晉國之歡舍彼從此本為  
無着一生之內悲喜莫知死生之際安可輕

議夫夢飲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  
所有以萬世為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為  
一條豈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尊  
已為君視人如牧斯固陋之甚也至人以生  
死為大夢超生死為大覺衆人以寤交為夢  
形開為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  
此覺夢之至言以吊趣死之詭異夫生死之  
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

大聖釋此生死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王雱註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出乎形器之  
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真知也凡有  
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真故皆曰妄旁日月挾  
宇宙此蓋識者所了不可為衆人道如脗之  
合者為之置世之滑濬使各尽其極而不以  
縈懷若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本無  
高下衆人役於滑濬聖人冥於無物萬歲之

間萬歲之化殺雜多矣參合其變俱為純粹  
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悅生惡死  
證以麗姬之喻義甚切當蓋謂齊物論者始  
於齊彼是終於一死生死生既一物安有不  
齊者乎夫大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強  
立覺名即是覺之覺々與不覺俱不可著  
愚者之竊々然自以為覺亦夢也直為其有  
是夢故吾不得不為之言夢然大覺者知覺

與夢本無異也古之人不得已而有言蓋為發明此處吊當於至理而詭異於衆人也  
趙虛齋註聖人不從事至塵垢之外乃長梧平時告瞿鵲者瞿鵲以為妙道而長梧以為孟浪瞿鵲未免有疑長梧又語之曰此數語乃黃帝之所聞見非我所知且汝未造此而遽以為妙無乃太早計乎世之養生家不知大道之所存以乾坤為門戶坎離為轂軸求

合吾身之造化其不可曉者置之不言而以百骸九竅六藏通為君臣是何足以相治所謂以隸相尊而不知有真君者存衆人役役顛冥於利害聖人愚芑則知而不言萬物各具此理而出機入機安知死之不樂於生邪列子載周之尹氏大治產夜則夢為人僕其役夫夜則夢為國君夢中為君為牧若固有之也今吾與子問答已是夢語告子此語是

夢亦是夢說其名為吊說言舉世為夢幻眩  
惑而不自覺是可吊憫也萬世之後一遇大  
聖言舉世未有知之者能知其解是旦暮遇  
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耳

庸齋口義云孟浪不著實聽瑩聽而能明也  
太早計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  
之行見少而自多之音旁附日月挾懷宇宙  
昭合至理混而為一世人滑滄以隸相尊者

皆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隸也而自為尊卑衆  
人役々聖人則渾然無知合萬歲而觀止此  
一理更無間雜麗姬悔泣以破悅生惡死之  
惑飲酒哭泣覺夢之間变幻如此夢中占夢  
之說皆曲尽人情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  
未為深遠大覺即大悟君牧貴賤之分吊說  
至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怪而中存妙理萬  
世之後有大聖人出知此等見解與我猶旦

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  
聖人無為任物自為故利害莫得而及非  
有心於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  
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有謂也  
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則何塵垢  
之能染哉此瞿鵲平日聞於夫子以為孟  
浪之言而自以為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  
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

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況汝踐履未充  
徒歎羨其美是為太早計猶見卯而求時  
夜也予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為何如旁日  
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  
地為常未易語此儻能行前所論聖人之  
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脗合自然者為  
之滑澹於俗者置之從微至妙由階而升  
亦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

而升<sup>上</sup>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無今古而忘死生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孰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迷觀麗姬之先泣後悔則

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变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以君牧貴賤於其間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是以此言達者喜其吊當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歎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竊詳本章

指婦聞人耳目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  
心焉瞿鵲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

亦是寓言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  
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  
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  
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  
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色之  
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

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象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々之而不  
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莫  
能正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  
未足信是若果是則不復有非之者非若果  
非則無復有是之者故是非生乎好辯而休  
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待彼不足以  
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任其自正而已是非

然否彼我無辯故和之以自然之分不待彼  
以正之也是非之辯為化邑化邑之相待俱  
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和以自然之分任  
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性命之致自  
窮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蕩而  
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  
得有窮也

呂惠卿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



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  
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所謂是  
非者卒不明人固受其黜闇誰與正之必正  
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已則同乎若非異乎  
已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必異乎我與若  
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  
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  
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邑之相待若其不相

待則彼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  
之是非非有實也邑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  
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  
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為之分辯因之以曼衍  
解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  
萬歲而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  
辯者知其同體而物々皆然也窮年則妄年  
無是非則妄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

竟也

林疑獨註莊子蓋欲忘言故立是論使我與  
若辯至我果非也邪設辭以遣之也我勝若  
々不吾勝吾誰使正之又遣其所遣也使同  
乎若者正之至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此  
遣之又遣而至於無所復遣斯其至矣凡言  
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  
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辯也有化者有

化化者有化者有化化者之化非化則  
不顯化者之化非化則不彰化者化之體化  
者化之用此化化之相待也然而化出乎化  
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化非化之所能識此  
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  
化為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化者常化  
不待物而後化聞者自因化而生識耳此其  
所化不待化而後化見者自因化而生識耳

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若夫化々者非化之所能化邑々者非邑之所能邑又何相待不相待之有和之以性命之本因之以变化之餘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而所以為我者不古不今而無極也

陳詳道註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行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於是非而各尽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

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不可為一貫死生不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為有物邪特寓之而已

陳碧虛註悟則不辯々則不悟對辯不已黜闇莫明彼我不自信故也夫水清則可以鑒妍醜心虛則可以齊同異若中無主則待於外是逐物而遷者也從箕子視比干則愚以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夷齊則慙以

夷齊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將使誰正之若乃飛者棲巢走者宿穴各安所安孰曰不齊哉夫彼我之情相待者也是非之辯化色者也情不相待惡有彼我辯無是非惡有化色是以虛心以和崖分妙用以釋留滯所以窮天年而無是非也窮天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故能振拳於無竟以無盡之物無極之理寄諸無盡無極而已矣

趙虛齋註自得之學難為人言々之則辯論鋒起誰能正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此意化色相待啐啄同時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和其光同其塵也是不是然不然皆不可得而辯則是拳世不相知與人言無解者是化色之不相待也如此則但當和光同塵以樂其天年何必強聒哉忘年忘義言此生此理皆付之於忘言造物者

無窮吾亦與之無窮而已

盧齋口義云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黜闇言所見不明我與若皆不明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則是三者皆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

是不是然不然皆兩存之若定其然是則有不然不是便有是非之爭化色者以言語相化服相待對敵也若以是非言語相對敵以求化服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故曰若其不相待不相敵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游衍以窮尽歲月如此則併與歲月義理俱忘之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亦逍遙之意信能如此則終身寓於無物之境矣

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  
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必付  
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色之義  
隱奧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言  
盡唯窮神通化者以心燭之至理自見諸  
解中疑獨立論最高自成一家之言與經  
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所能及盧齋論化  
色獨異於衆而無竟立說尤長若以簡要

論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  
非之辯出於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  
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  
所以化色者自色不知其所以色又若不  
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  
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  
此化色之相待與形景之相待義同前後  
互發明耳呂氏註後附說云化色之相待

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  
上簡編脫略誤次於此觀文意可知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  
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  
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蚶蜺翼邪惡識所以然  
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相々然胡  
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々然  
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郭象註罔兩景外微陰天機自爾坐起無待  
無待而独得者孰知其故責其所待尋其所  
由卒於無待而独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蚶蜺  
翼則無待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今所以不識  
正由不待斯類而独化耳或謂罔兩待景々  
待形々待造物者請問造物有邪無邪無則  
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明衆形之自

物自造無所待焉此造物之正也今罔兩之  
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  
制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  
然不然從人之與由已吾惡識其所以哉方  
其夢為蝶而不知周俄然覺則遽々然周也  
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  
胡蝶無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  
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

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  
也覺夢之分無異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  
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今不  
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  
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呂惠卿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  
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  
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



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々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蚺而行蝟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蚺蝟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相々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遽々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々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々不相待則莫得其偶

其有不齊者邪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待也而罔兩者不知形景皆屬造物遂以為行止坐起在乎形然非日火之光則雖有形景何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景之所待者形而形亦未能無待言待於造化耳夫景之待形則亦微小而形在造化中益又小矣故曰吾待蛇蚺蝟翼

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篇庚臂鼠肝亦此義  
莊子寓意於蝶以明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  
蝶之理則死生之說盡矣夢而為蝶不知有  
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并必有  
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陳詳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而後見  
形待造物然後生形之於造物已幻矣況景  
乎景之於形已外矣況罔兩乎凡此皆非真

實故不足辯况認其非真實者以為有而即  
其不足辯者以為問此莊子所以託景之答  
以祛其惑夫天下之物自迹觀之未嘗不相  
待自理觀之未始有待今景之為物以為待  
形邪非日火則無見以為待日火邪非形則  
無有然則形也景也日火也果有待邪無待  
邪惡識所以然不然哉蛇蚺蝮翼言其用之  
小者耳悟而為道者據實而不據華迷而通

物者據華而不據實蝶之為物據華者也而周夢為之是為道而不免通物之想據實而不免據華之夢也及其覺也然後不以想累神不以夢易真而周與胡蝶固有分矣唯大通物化之情者斯可與於此陳碧虛註景不待形形不待陰陽豈此蛇蛻蝸殼有物者邪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今尚言其不相待明外物不可必萬類皆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

獨化方可論超生死而反混冥是謂帝之縣解也周蝶之性妙有之一氣也昔為胡蝶乃周之夢今復為周豈非蝶之夢哉周蝶之分雖異妙有之氣一也夫造化之機精微莫測儻能知此則造化在已而不遷於物是謂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既已為物惡有不化者哉死生之革形類所遷漆園之夢其理盡矣

趙虛齋註景之行止坐起皆依於形而所以  
行止坐起必有形形者存乎其中蛇藉蚘以  
行蚘藉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蚘翼也人  
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形而形之  
所待者非形也形且不知其所以然何責於  
景哉是以莊周胡蝶物我俱化栩栩蘧々覺  
夢如一也

庸齋口義云景言吾之運動待形而形又待  
造物形之為形猶蛇蚘蚘翼而已蛇蚘既蛻  
而蚘翼猶存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  
待惡知所以然不然此即是非待彼之喻周  
昔夢蝶不知周也及覺為周得非蝶之夢乎  
然此覺夢須有箇分別到此似結不結却不  
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此之謂物化言萬物  
變化之理不過如是

蛇蚘蚘翼或謂蛻甲者不若齟齬翅翼之

說為優蓋蛇藉以行蝸藉以飛喻人身中  
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  
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卒歸無待而止  
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  
也而所以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為利  
無之以為用然則有無利用未嘗不相生  
也人能反究至無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

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  
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  
以生景又豈罔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  
也寓言篇有衆罔兩問景章喻世之迷者  
益多故不一言之有云予蝸甲也蛇蛻也  
與此蚘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  
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為胡蝶何邪蓋借覺  
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

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  
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為當生而憂死  
當死而羨生乎蝶之為物無巢穴之營無  
飢渴之患翩翩栩栩遊放乎天地間人見  
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  
非關種類往々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為至  
樂篇載烏足之根為螻蟻

葉其葉為胡蝶則亦出於草化莫究其始而

終亦不知所歸蓋翾飛中之得道者故真  
人或夢為之夫人之與物形分多類咸稟  
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  
故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  
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  
卒齊於化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  
由於造物之推排勇者力者莫能拒物受  
雕琢形歸鼓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

人委而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為一也周  
與胡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  
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  
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  
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  
不化者存以死生為覺夢視古今如朝昏  
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與  
夢與覺與既有論之者矣必有知之者矣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  
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增不齊之  
情殊不思孟子特為許子言之耳況孟之  
所言者情莊之所言者理々一分殊則情  
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  
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答詳論  
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  
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問旁證側

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  
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  
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  
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  
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  
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  
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  
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

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  
々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虛之謂  
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々之恢  
悅悖怪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  
夫狙公賦茅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  
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以化物何望於  
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  
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一與言為二二



與一為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  
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  
萬歲而一成純所以繫天下之物而齊之  
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  
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  
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  
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  
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

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  
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建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  
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携輕力

所有限好勝者雖絕膂未足慊其願此知之  
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者任  
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萬鈞忽然不覺  
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  
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生尋無極之知安  
得而不困哉已困又為知以救之因養而傷  
真大殆也必須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  
為罔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

身蓋能順中以為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  
求過分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以  
生隨知則有始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死  
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  
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  
若唯上不為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為滯僻  
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為

常是乃剗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  
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數  
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已夫  
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爲善不  
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爲惡不近於刑斯天  
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於萬  
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

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者立所以有惡名  
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  
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失皆所謂近名之善  
近刑之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內我以為主外物以為  
賓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動不  
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  
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身後之名非

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緣督而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為常而不為己甚則在我無忤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保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為善未嘗不近名為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者蓋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志其券內而已所謂惡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老子謂南榮越其中津津乎猶有惡

也所謂惡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無涯天與則深不可識人為則勞而多弊故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知休息重增其偽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漢陰丈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謂沈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為善無為惡由正以為

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  
此所生之主也

趙虛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死  
此生之有涯經緯萬事亘古今而常存此知  
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々以為知  
危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為善則有無窮之  
譽為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死名盜跖死利

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惡固不可為善  
亦不必為々則有心矣但當緣督以為經督  
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  
性之自然形諸外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  
緣督為經之義也竒經八脉中脉為督

林氏庸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思  
紛紛擾々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死可畏於  
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終於危殆

而已爲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爲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迫而後應々以無心以此爲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褚氏管見云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學

所以明道次以齋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脩身也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閼之患知復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旣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又何有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有當爲之善惡至若聖

賢任天下之重紀綱世道扶持生靈於善  
惡之有不得不為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  
一人而天下戒以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  
賞罰若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為  
恩秋冬肅殺而不以為怨蓋天地無心寒  
暑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恩  
怨無與焉若羿之工乎中微而拙乎藏譽  
近名之善也能如飄瓦之中人不怨斯無

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若偷之  
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  
不足以滅身為證則是為而近名刑也或  
引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  
行則是不為而不近名刑也語雖相類義  
實不同今經意蓋謂世人所謂善惡私而  
有迹特見其小者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  
參眇為於無為豈淺識所能窺哉若四凶



之惡而帝堯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  
少正卯之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  
惡者可見矣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  
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  
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  
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  
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  
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之中也

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為常道則虛  
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  
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  
可盡哉郭氏以中釋督而不明所以後得  
虛齋引證切當蓋人身皆有督脉循脊之  
中貫徹上下復有任脉為之配乃命本所  
係非精於養生罕能究此故衣背當中之  
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躋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

嚮

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々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族吾見其雖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諒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

牛

生焉

郭註自予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  
便施巧無不開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直寄  
道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見其理  
間未嘗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神遇不目  
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司察之官廢  
縱心而順理也依乎天理不橫絕也有卻之  
處批之令離節解窾空就導令殊因其固然

刀不妄加遊刃於空未嘗經繫於微礙故十  
九年而刃若新發研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  
止行遲動力甚微謀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  
如聚土也逸豫自得拭刀而藏之刀以善用  
而全生亦以善養而全也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人未聞道則  
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  
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々識々

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觚乎  
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  
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  
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斲不以傷其生之  
譬也其為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  
間乎其為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  
厚乎其於遊刃恢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  
遊萬物之間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怵然為戒視止行  
遲以至善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  
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性  
命之理而無為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而不  
用刀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止之間  
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音合於樂  
舞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音與舞而言  
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技之粗未所好

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固已冥會矣老子曰絕聖棄知官止之謂也易曰不疾而速神行之謂也依乎自然之理大卻則批而離之大窾則導而通之凡此皆因其固然豈復強為私巧哉若然則肯綮微礙之處未嘗或經而況骹戾大骨乎良庖之與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

遲速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則庖丁者言其獨斯為神庖也歟以無厚入有間所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斲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為運刀須當戒慎視止行遲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為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為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

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  
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游刃有餘地矣養  
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實應物  
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若  
然而中音於異難也處之以慎無異怵然而  
爲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  
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  
所解雖多而刀不剴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

其

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  
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  
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內者遣外  
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  
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竅遊刃於虛未嘗經肯  
綮之礙況大軀牙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  
斲也動刀甚微諒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夫

解牛者觀其空卻之處遊刃舞蹈以全妙技  
養生者豈不能避患深隱保形不虧以全天  
真乎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  
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  
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解於無  
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為不久  
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為不多而刃

若新發刃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  
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為可奏之刀萬物皆妄  
孰為可解之牛哉物我既忘能所斯泯故未  
嘗批而大卻自離未嘗導而大窾自釋奏刀  
騁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  
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  
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  
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

礙也以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但  
遺虛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  
惡乎礙哉

趙註庖丁解牛進退周旋合乎音節牛之經  
絡皆會於首屠者剗刃於首正中其會則百  
骸立解所以發文惠君之歎丁又自言其技  
之精蓋進乎道至於難處未嘗不戒謹恐懼  
心爲之怵視爲之戒行爲之止動爲之遲惟

恐一毫之傷其刃所以十九年若新發矧他  
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此善養生者也  
膚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中音言合律呂  
桑林經首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牛身可解  
處一目而見也神遇猶言心會也官知止言  
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之神自行依牛身  
自然之腠理骨節空竅皆固然者我但因而  
解之其用刀也未嘗經涉肯綮之間而況大



馮乎良庖族庖歲月更刀之不同均不免於損今經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研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體遊刃於其間言無滯礙也喻世事皆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為順境或遇逆境之時多忙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時始為養生

得力也

庖丁章敘述養生要旨最為親切故寫其動作進止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間未始須臾離也而畫筆之工曾不是過蓋天下事無小大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音喻應物之當理釋刀而對喻忘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

物則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冥物未嘗見全  
牛也神遇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爲用  
而亦無所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  
發矧言與物無迕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  
者久而不弊也然而每至於族見其難爲  
骨肉盤結曰族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  
之時當加戒謹以成厥功定而後能應也  
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華居顯位聲色

悅樂以爲養々愈至而生愈失經所謂養  
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所好者道則  
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滯礙雖逆  
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不啻遊  
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則玄  
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物無不適宜應  
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  
之弊哉真人慮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沈寂

無為無以酬酢世故廢人事而道可立其  
為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言而牛之  
解不解無庸辨再考每至於族似指族庖  
見族庖之難為故怵然為戒而終無難也  
李士表論意亦同此怵然為戒已下趙氏  
點句獨異說亦可通但末後刀甚微三字  
句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

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  
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身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別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  
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別夫師一家之知而不  
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師之知  
而必求兩全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  
別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

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爲命則知獨者非我也  
夫道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又何求  
於入籠而服養哉言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  
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呂  
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公然獨立故公文  
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  
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  
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如心與天遊

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斲畜樊神王不善制  
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  
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  
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有  
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故澤  
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稻梁充  
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適性故古

人一畝之宮簞食瓢飲以爲至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盡其  
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者異故  
公文軒曰云云 雉之爲物資養於澤而憂畜  
於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憂於樊中  
雖王不善也蓋處世而與物遊者未嘗無所  
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自適右師警於  
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也爲惡近刑人也有與  
猶相與今介獨者是罹禍於天雖犯法令蓋  
稟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全美相與而  
行固難企慕而忘已醜也久矣夫不知世事  
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惑其所由然惑則外物  
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則委之自爾而  
內無警懼所以免乎重傷也  
趙註右師矇眵也介相師也人莫不有目

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爲因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見懼物之害已也慮患如此豈料實身樊籠爲人所畜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神寓於目精采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

膚齋云右師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介獨也

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此邪則則分明是人却曰天之生是使獨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雖是人爲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爲雉者不願蓋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兀斷足也崔氏本作跣據前諸解  
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以偏  
別釋之爲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以與訓  
類說之蓋右師之介雖舊於人亦其天分  
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況稟形  
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  
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安於命而歸之天  
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

則爲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  
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  
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  
形骸也故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爲樂畜  
樊爲憂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  
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  
行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  
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繫樊中無神

王之理傳寫之誤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